

悔
不
及
時



折了不後悔



梁鳳儀著

自序

人要經過變難苦痛，才更易領悟人生，提煉潛質，知所奮發。

正所謂：「文窮而後工。」

故而，不要對降臨自己身上的一總考驗，生出怨懟，千萬別氣餒。

且歡天喜地的迎迓它、感謝它。它爲你帶來的醒覺，價值連城，會使你往後的生活更踏實璀璨。

現今的時代家庭婦女面對形形色式的困苦，其中一種是忽然之間，丈夫變了心，把家庭生活搗個稀巴爛。名符其實的閉門家裏坐，禍從天上來？怎好算了？

很多婦女遭此巨變，都慣常採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方法，希望能力挽狂瀾，扭轉乾坤。結果是成是敗，當然因人而異。

我們赤誠地通過這個「誓不言悔」的故事，向有此危難的婦女們介紹一個可行的方法，把常言道的：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」的後二項功夫用上了。

因爲我深信只有自強不息，站起來奮鬥，循修德修行、增強學養、獨立生活的途徑走，才是正大光明的出路。

玉不琢 不成器
人不學 不成行

南豐集團 致意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r.com

業精於勤
荒於嬉

恒隆集團 致意

無可否認，我頂喜歡搓麻將。

有些人說，英文女書院出的身，又是個有大學學位的，怎麼會喜歡這玩意兒？

真不知是那門子的道理。

唸番書的，難道就不拿筷子吃飯了嗎？

真是的。

麻將根本就是國粹，是中國的民間藝術。

人們事必要崇洋，硬說橋牌比麻將高級，那是沒法子的事。

好比哥爾夫球是運動，打太極也是運動，抓住本城任何一個人來問，又都是十之八九認定前者矜貴，後者普通。

如果埠內十大富豪，個個晨早到維多利亞公園去耍太極，而不上深水灣打哥爾夫球，情況或會改觀。

名牌衣服也得名人穿在身上，才是名實相符。

遊戲本身無罪無咎、無偏無倚，全看把玩者誰？

說到底，麻將這玩意兒也還被上流社會的婦女接納的。

就如我，一星期總有三幾天，跟一羣女友搓其十六圈。

戰局多設在鄉村俱樂部，由早上十時開始，準五時收場。

這個安排當然有其作用在。

每位女友其實都是有家有室的名門望族婦女，好歹總得伺候丈夫吃過早餐，上班去了，才輪到自己享用自由時間。

晚上呢，多有應酬，於是五時收場，還來得及上理髮店做一做頭髮，回家去淋浴更衣，陪在丈夫身邊出席各式名流夜宴。

今天，我建議提早收場。

不單爲了晚上要參加中西商會的周年餐舞會，也爲我實在不喜歡周守年太太鄭淑珍的牌品。

並非我緊張輸贏的問題，老實說，一場牌，也不過是三五七千元的上落而已，大概是一件襯裙或是一條普通半截裙的價錢，有甚麼大不了。

最主要的是心頭那道閒氣，老嚙不下去，真叫人難受。

那周鄭淑珍最不肯打生死章，分明看到下家已處於弱勢，輸得一塌糊塗的樣子了，還是一步也不放鬆，萬分之一的機會也不給予人家，事必要對方一敗塗地，永不翻身而後已。

最恨這種有風駛盡裡，完全不考慮得些好處須回手的人。

我今天是倒觸了霉頭，一連執幾次位，還是在她的掣肘範圍。

臨尾的八個圈，我狠一狠心，改變戰略，拚命放鬆下家，讓馮仇佩芬連連糊了幾鋪十二番，笑得她見牙不見眼。

順勢一成，不可收拾，結果三國盡歸司馬懿。

我雖輸得最是慘烈，然，有其餘兩位，尤其有鄭淑珍陪葬，也叫做平一平我心中的不忿之氣。

一拍兩散，是有一點兒快感的。

況且，這麼多個女友之中，我又比較跟仇佩芬走得近一點。

這就更是肥水不流別人田了。

仇佩芬沒有開車子來，家裏頭的司機要接她的馮世均，於是她搭我的順風車。

一坐穩，仇佩芬就開腔：

「哎呀，笑得我！你有沒有看到那姓鄭的臉色，青紅不定，輸得她汗流浹背呢！搓那幾千元麻將也用得着緊張成那副樣子，也不怕失禮人。」

有老友給我先出了這口烏氣，也就樂得大肆批評對方一番。

「她自己清一色筒子牌，叫三飛，摸了一隻七萬回來，都可以狠得下心，寧可放棄自己的好牌，都不放我一章半章的，我又不是贏家，真怕跟這種人玩在一起，沒意思！」

「誰叫郭李秀環這陣子沒有空？」

「她又是搞甚麼鬼？差不多幾個星期沒有露過臉！」我問。

郭李秀環是金融鉅子郭一功的長媳，是我們幾個走得近的女友之一。

她跟仇佩芬更熟絡一點，有些少親戚關係。

仇佩芬的小姑馮湘湘是嫁給郭一功幼子郭滔，亦即是郭李秀環丈夫郭賢的弟婦。

本城上流社會內的豪富，多的是姻親關係。

也不一定是政治婚姻，只爲孩子們從小玩在一起，有了認識。家庭教育、耳濡目染，很自然的就覺得應該在同一個圈子內找對象，於是水到渠成的多。

我跟丈夫丁松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丁家是本城極著名的罐頭食品製造業鉅子，每年外銷的數字大得嚇人。當然，現今所有工業家都兼營地產，姑勿論工業能賺多少錢，都不能跟地產比。丁家在新界的地皮多到難以形容。

我們家呢，也絕不失禮，誰個在工商界幹活的不曉得建昌金鋪？父親許盛，在他去世之前三年還是金銀貿易場的主席。

我們許家還有三個證券交易所的牌照，也是期貨交易所的會員，如假包換的金融世家。

父母只生我和兄長許祖明二人，父親去世後，家業自然由許祖明繼承，嫂子呂漪琦也是系出名門，是廣佑銀行副主席掌珠，己育有二子一女。

我呢，因許家與丁家是世交，跟丁松年在中學時代已經認識。其後他留學美國，我升本城大學。暑假回來，在一些家長安排的宴會上再碰頭，彼此談得頗投

契。直到松年畢業回港不久，二人走得更近了，認真地鬧起戀愛來。更因為我母親體弱多病，雙方家長急於要我們訂婚。

母親來不及參加我的婚禮就與世長辭。

我跟松年於是訂了婚近兩年，才成親的。

今年，屈指一算，已經八九個年頭了，兒子丁富山都已經八歲。

生活是過得蠻舒服暢順的。

丁家雖富有，却不是個大家庭。

松年只有個弟弟柏年，剛在麻省理工學院拿了個博士學位回來，加入丁氏家族的王國裏任事，跟松年還合得來。很能令丁家兩老放心。

這年頭，富貴人家最恐懼的事有三：一是兄弟姊妹不和，個個為份家產而磨拳擦掌，鬥個難解難分。二是討一門不三不四的媳婦，包括影視小明星在內，都叫老一脫的人觸目驚心，不情不願。三是媳婦不肯生兒育女，又不接納丈夫外遇的孩子。

我的翁姑似乎都沒有了這三層顧慮，雖說丁柏年還是未婚，但他為人老實得很

，對任何花式太繁太雜的東西，都敬而遠之。

看他喜歡聽古典音樂，愛看書賞畫下棋，搜集古董表的品味，就知道不會太跟歡場中女孩子合得來。

看樣子，小叔子丁柏年將來也是討那一個家族的小姐多。

若要編一本本城富豪族譜，大有可能複雜過《紅樓夢》的諸式人等。

提起了李秀環這陣子的不見人影，仇佩芬立即壓低聲浪說：

「可能要出事。」

「出甚麼事？」我問。

「唉！」仇佩芬嘆大大的一口氣：「我們這等人家還會有甚麼事出呢，又不愁衣、不愁食，說來說去，還不是婚姻亮紅燈！」

「郭賢有外遇？」

「一就是郭賢，一就是李秀環自己，反正二者之一鬧婚外情。」

「不會是李秀環吧？」

「爲甚麼不會？這個世界男女平等。我老早給我家里頭的那一位講得明明白

白了，他若做初一，我必做十五。要我啞忍，可沒有這門子的事。」

我沒有作聲。

似乎從未認真想過，如果丁松年有婚外情，我會怎麼樣應付？

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？

還真要有對象才成呢？

看樣子，得體漂亮吸引的女人比男人容易找，這是我們女界要吃虧的地方。

「你想甚麼了？擔心丁松年？」

「不。我才不管他。」

「誰信了？針刺不到肉不知痛，只怕你到時急痛攻心，怪叫連篇？」

「別詛咒我！」我忽然地好奇心大發：「怎麼去調查一下李秀環這陣子的內裏乾坤？」

「明天找方萍萍出來飲下午茶，即可。」

我笑，說得太對了。

方萍萍又是本城豪門望族的一員，嫁給地產界三劍俠之一的朱成桐當繼室，老

夫少妻，寵得她甚麼似。閒來無事可爲，專門打探上流社會各式隱秘事，供應我們這班女友熱辣辣、新鮮刺激的談話資料。

明天可有很好的節目了。

我是在跑馬地做頭髮的，碰巧仇佩芬住司徒拔道，我先把她送回家去，才去找那上海髮型師替我服務。

修甲的阿顧，一捏住了我的手指，就說：

「丁太太真是個矜貴人，指尖腳細的，一看就知系出名門，養尊處優。」

「阿顧，謝謝你逗我開心。今天我輸了麻將，心情正壞得很。」

「你才不會呢！我們這店裏的人一天到晚都讚，丁太太是各個客人中最大方得體的，絕不會爲生活上一點點小瑕疵而發脾氣。」

「阿顧，要怎麼謝謝你了？」

「你關照我們還不夠多嗎？若不是你，把我表弟介紹到丁家廠裏頭任事，以他這麼一個沒有本城經驗的大陸人，怕到今時今日還失業在家了！」

「阿顧，你真客氣，他在廠裏頭還做得暢順吧？」

「他倒是個實心辦事的人，肯學肯做，管他那組的陳先生很賞識他。可惜，上頭沒空缺可供升遷，若是能調派到包裝部就好了。」

我笑笑，會意了，於是說：「你好好替我修好指甲，我便替你想辦法！」

「當然，當然，丁太太是尊話頭醒尾、有求必應的活觀音。」

有權有勢就是好，到處都能聽到好聽的說話，管它是真抑或是假，總之講得出口，入得我耳，舒服就成。

做好頭髮後，回家去六點，松年還未下班。

兒子在補習，他跟那補習老師李芷君很合得來，分明見我探頭進房裏看他，也懶得跟我打招呼。

這孩子就是被他奶奶寵壞了，眼裏沒旁人。

有甚麼辦法呢，他如今是丁家唯一的第三代。

我囑菲傭把我在前兩個月，到巴黎度假時買下的路易法明的一襲桃紅色晚裝拿出來，準備派用場。

化一個粧，可長可短。

這晚，聽丁松年的秘書說，我們要坐主家席，主客是財政司，當然還有其他貴賓，那就用心點，把一張本來已較好的臉，裝扮得更神采飛揚一點好了。

丁松年不喜歡我化粧，他曾經對我說：

「曼，你若不塗脂傅粉，更顯清雅。」

丁松年還說：

「你別穿得過分標奇立異，不配你的身分與年紀。」

「甚麼？」我怪叫：「我甚麼年紀了？足齡還不到三十歲。」

男人就是那副歪心理。不願意妻子在人前花枝招展，嫵媚生姿。最不能忍受自己的女人穿得肉感，白讓別些男人色迷迷地虎視眈眈，老覺得吃虧與肉刺。

我才不管。

誰不趁有青春、有熱情時，表露無遺，盡情發揮，就是坐失良機。

女人要長得漂亮的目的，也無非爲人欣賞。嫁了不等於自動放棄吸引異性的權

利。